

随笔苑

诗歌港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令人仰慕的马识途

王永福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辞旧迎新的节点,马识途先生用自己革命和文学创作的丰功伟绩,书写了“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豪迈诗篇。

笔者从《烟台晚报》上读到老革命、老作家马识途迎来110岁天寿之年的喜讯,油然而生敬意。马老是令人仰慕的“老马”,是中国文坛的骄傲和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

《现代汉语词典》有两个词条,恰如其分地阐述了马老的革命人生和文字生涯:

一条是“老马识途”。《韩非子·说林上》说,管仲跟随齐桓公攻打孤竹(古地名),春天去,冬天回来,迷了路。管仲说“老马之智可用也”,于是就让原先从齐国带过来的马在前面走,果然找到了路。后来人们用老马识途,比喻有经验的人对世界比较熟悉,容易获得成功。

另一条是“老骥伏枥”。曹操《步出厦门行》有两句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是对老有所为者的颂歌。意思是说老了的良马,虽然关在马圈里,依然想去跑千里的远路。比喻有志向的人,虽然老了仍有雄心壮志。

马识途先生是当今依然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传奇人物,出书20部、500万字,与巴金、沙汀、张秀熟、艾芜并称为文坛“蜀中五老”,备受推崇。

进入新时代,马老的《夜谭十记》被改编为电影《让子弹飞》,搬上银幕,通过影像走进千家万户,更让马识途的名字家喻户晓,成为神州大地名副其实的大作家。

马老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作品是作家的名片,读者看重的并不是你纸上标明的哪一级作家,而是阅读你作品的亲身感受。有些“一瓶不满,半

瓶咣当”的作家,一有作品发表和出版,就大张旗鼓到处宣讲,唯恐人们不知。而马老始终让自己的作品说话,从不哗众取宠,却声名在外。

马老的人生告诉我们,他首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者,然后才是作家,集革命人生与文学创作实践于一身。马老16岁就心怀革命之志,背着书箱走出三峡,投身革命,寻求立身救国之道。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历经风雨,工作之余才拿起笔来从事文学创作。

马识途是马老的笔名。笔者查阅了由作家秦牧作序的《中国作家笔名探源》一书,马烽与马识途同为笔名。马识途原名马千禾,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才更名马识途,寓意深远,沿用至今。严格说来,在离休前,马老一直是一位业余作家。他将革命实践中获取的真知灼见和人生感悟,渗透到文学创作实践中;并从中寻找规律,积累经验,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两杆子”并举。

马老的第一身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历经枪林弹雨,从“地下”到“地上”,出生入死。早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就成为四川地区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曾任四川特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以及四川省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等职。严格说来,离休前的马老,一直是业余作家,有别于拿着国家薪水从事专门写作的专业作家,取得的成绩更令人刮目相看,更值得尊崇。

马老的革命和创作人生,充分证明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他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形成自己独有的创作风格,将隐蔽战线的生动故事写进小

说里,呈现在银幕上,广受欢迎。马老的《夜谭续记》,就以特有的体例和独具的风格,获得2021年“春风阅读榜”年度致敬奖。

马老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宣誓自己的文学主张和文学追求,批评文坛的不良倾向,直言有些“谍战剧”由于作者不了解历史真实情况,不尊重历史,凭想当然编造。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真正的革命战线,哪有现在(有些)电视剧上演的那种哗众取宠、乱七八糟的东西?”此话可谓一针见血。马老的《夜谭十记》搬上银幕,让过来人讲当年的历史,以正视听,可亲可信。

对当下年轻人的手机阅读、碎片化阅读问题,马老语重心长地指出:“原文都没读,就只读一段,不能理解传统文化,没有接受熏陶,这是不行的。”他的话充分表达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新生代深深的关爱。

从《夜谭十记》到数十年后的续作《夜谭续记》,马老在革命路上一往无前,在创作路上不断创新,正如一首革命歌曲唱的那样“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马老曾两次患癌症,但阅读不间断,创作不停步,年事高,视力低,靠放大镜助读助写,依然顺利出版《马识途联大甲骨文笔记》,正竭尽全力完成长篇小说《没有办法的人》。壮哉!老骥伏枥,向着既定目标,勇往直前,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不言老”“勤用脑”,志在千里,宝刀不老……

马识途的革命经历和创作人生,告诉读者一个真理:人之立,国之强,都离不开奋斗精神,成功从来都是时代授予强者的勋章!

岁寒

林升

去年的今天开始等雪
捡到的这身负累,沉沉
等一场雪前来认领
做不成候鸟,只能做等雪的人

放低自己,恪守孤独
给我一段虚度的光阴
提笔写一场大雪,泼天的那种
宅它个三天三夜,不见任何人

像有些雪花背道而飞
生与死、悲与欢,永不邂逅
直到寸寸白头,泛滥成灾
再成为另一场大雪的尽头

盖不住中年的潦草
安慰说等一场雪来救赎
雪来的时候却迷失了路
人生过半才知道愿望多余

谁都想在这个世界光鲜地活着
最后扮演着小丑,妄想入别人的梦
可惜这命运的签,这力不从心的生活
让心变成一座冰冷的孤城

想想也是,何必在凋零的浮世倔强
毕竟谁也活不到地老天荒
大寒后的雪地里仍有一些悲伤
没有清晰的路却能望到春天的方向……

烟台市散文学会
送“福”进乡村

本报讯(通讯员 刘学光 李晓艳 曲荣静 摄影报道)火红的春联、福字,烘托出火热的气氛,昨日的莱山区莱山街道明泉村欢歌笑语不断。烟台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队烟台市散文学会分队一行15人走进这里,为村民们送“福”。

在活动现场,书法家陈元胜、王成锋,挥毫泼墨,一副副笔墨生香的春联、福字,苍劲有力,熠熠生辉。散文作家们观察新时代乡村的崭新风貌,并拍照留念,充实创作灵感。大家表示,将深入挖掘乡村文化特色,创作出优秀作品,为烟台文化高质量发展贡献烟台散文的力量。一上午的时间,书法家为村民奉献了200多副春联、福字和书法绘画作品,为乡村带来了浓郁的年味。络绎不绝的村民来到活动现场,领取自己喜爱的作品。烟台市散文学会副会长刘学光代表学会向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焦勇赠送了《烟台散文》刊物,莱山区梦禾劳动服务技术培训中心还为村民提供了随手礼。

这次送“福”进乡村采风活动,是烟台市散文学会积极响应省市文联的部署要求,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营造节日气氛,繁荣乡村文化生活,用手中的笔践行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怀、为人民抒情。

与海对话

乔双

看过泰山日出恢宏,看过昆崙日落而息,常与山对话。夜晚,月牙藏进棉花糖里,星星给它放哨,一眨一眨与我对视。也常在凌晨思索,关于自己、关于人生、关于世界。沿海生活二十余载,今夜忽地发现,除却儿时时光着小脚丫感受沙滩软软、戴着游泳圈与海浪嬉戏,我竟多年未与海对话了。

蓦然决定,凌晨看海去。也许是黄渤海交界的缘故,烟台的海不像青岛的海那般深沉,也不似威海的海那般晶莹剔透,更多了几分油画碰撞的混杂之美,有别处的海无法复刻的蔚蓝。回忆起童年时,常常央求父亲带我来海边挖沙子、洗海澡,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成人的思绪十分有边界感地与儿时的童趣告别。多年后再提起大海,已没有了早年那般纯粹的天真快乐。

凌晨四点的观海路宁静辽阔,走

在柏油马路上,日日所见的两侧绿化带——海边的树竟也如此高,似乎两边的树木都在疯狂生长直插云霄,要在万米高空连接,把长长的观海路包成翠绿的隧道。隧道的间隙,树叶向星星招手,开着儿时的玩笑。清早的寒气还未散去,一阵凉风吹过高壮的脖颈,忽然意识到,刚才那一刹,不知是不是路灯抑或是星星的反光,双眸中亦有了儿时的光。

观海路靠近海的那边是一条一直延伸的松树屏障,已被长大的风吹得倾斜,有些像迈克尔·杰克逊的经典动作。这些松树的双脚深深扎进沙土,坚定地用身体为沿海子民阻挡风沙,不管不顾地坚挺矗立。我埋头往前走着,越接近大海,越能听到海浪与沙滩拍手的声音。

这条美丽的沿海公路,在凌晨迎

竟不知不觉地拉开夜的帷幕,好像浓郁的黑在为一日之晨做铺垫,脚下这条路隐约有些酱紫色的光,几乎一瞬间,意识到光线的改变。我不经意抬起头,瞥了一眼天边,天边是那么远,又是那么紫!世界上最美的紫红色的颜料全都泼在了天海之交的画布上,很难用单纯的语言形容这一幕。烟台这座海滨城市的日出,多了几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辽阔之感。在我的刻板印象中,日出该是秀丽的、肃然的,高尚如君子,但在这一瞬间,沧海日出与长河日落的景观好像不偏不倚重合在了一起。

回去的路上,又是不经意地一瞥,橘黄色的日光下,一对夫妻静谧地坐在海边,男士抚摸着女士的孕肚,迎着初升的朝阳。我知道,那小小人儿的新故事在书写,那对夫妻也坚定地踏上新的征途。